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羅漪文

一、寫作計畫

(一) 前言

近年來，臺灣的族群分布越來越多元，根據移民署二〇二〇年底的統計，外籍配偶的人數達五十六萬五千，而勞動部二〇二一年九月底的統計，合法移工已經超過六十九萬，二者合計超過百萬人，且以東南亞裔居多。新住民和移工帶給臺灣生活的變化，有看得見的是街頭巷弄的飲食小店，還有看不見的層面，即這些人遭遇臺灣司法體系時候的種種悲喜處境。

一九九一年，我跟隨父母從越南移居臺北，進入國中就讀，一踏上了大學，拿到文學博士學位以後，我一邊在大學兼課，一邊跟著電影策展人工作。策展人時常鼓勵我：「學院太拘束了，你來寫寫別的東西吧！」寫什麼呢？寫新移民題材的劇本吧？

臺灣確實出版了許多關懷和涉及新住民題材的報導文學及電視電影創作。不過，我好奇，那些「外籍新娘」的孩子已經上大學的現在，她們除了被主流社會預期成為家庭主婦、養育孩子之外，還會在哪方面揮灑自

己的能力去適應臺灣這片土地？外籍配偶／臺灣媳婦們懂得至少兩種語言——母語和中文，她們以先行者的優勢，協助從海外的勞工同胞和臺灣的雇主溝通，舉凡證件、工資、習俗禁忌等等，都需要她們進行翻譯。而其中最嚴肅的一種翻譯，是司法通譯，外籍勞工或其他新住民本來就不熟悉中文，加上法律場域的用語又比一般生活溝通更艱澀，這時候有雙語姊妹們在警察局、移民署或法院等等氣氛森嚴的地方協助解釋情況，是多麼的重要。

於是，我曾經想過要為從事司法通譯的雙語姊妹們拍一部紀錄片，記錄她們的專業表現。為此，我認真進行田野調查，跟隨她們一起學習「司法通譯」的暑期課程，觀察大家的閒聊與相處片段。然而，隨著對司法通譯了解越多，不得不承認，涉及個人隱私與司法不公開的紀錄片勢必難以完成。如果想要深度呈現這個領域的種種面向，其他創作形式，如虛構小說或劇情片才比較可行。

紀錄片拍攝不成，也通曉雙語——越南語和中文的我，卻拿到一張合格的司法通譯證書，開始在政府機構從事兼任的司法通譯，因緣際會探索另類的田野。在當通譯的過程中，我看到越南籍勞工的困境、悲哀、憤怒和不甘心，也看到年輕的公務員們的執法細節和正直友善，我還觀察到臺灣社會對於新住民的支持網絡是怎麼樣的運作等。喜歡文學也對「人」非常好奇的我，想要記錄下自己的見聞經歷。

司法通譯工作的前提是遵守保密原則，對於未結案的事件和考慮到對當事人的影響，記錄時得將具體訊息進行模糊處理，所以，無法完成嚴格意義上的報導文學，而我更在意的是自己在過程中所感受到人們的喜怒哀樂，同時回望自己移民臺灣多年的創傷與徬徨，因此，選擇寫下一本散文集。

(二) 作品內容大綱

這本散文集主要書寫筆者於疫情前和疫情期間，在警察局、移民署專勤隊、地檢署和法院等機構從事司法通譯的見聞，內容主要包括：移民工的個案經歷、司法體系人員的執法細節與感想，同時交錯呈現作為一名文學教師也是新住民的我，追溯自己的移民歷程，面對自己的深藏多年的創傷和徬徨，並在進行司法通譯時獲得某種療癒。除了取材自真實的工作經歷以外，還會進行業內人員的訪談以及司法公文書資料研究等。

- 1 書呆子從學院走進田野
- 2 逃跑外勞的哀與樂
- 3 看不見的低端全球化在臺北
- 4 新二代的孤獨
- 5 「不是恐龍」——年輕的司法從業人員們
- 6 她們搭建了雙語橋梁——司法通譯員
- 7 未完待續

(三) 書寫規模與形式

本作品將分成七個篇章進行，共計書寫八萬字。

二、附件

a 個人簡歷及作品目錄

b 《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試寫作品（存目）

作者介紹

羅漪文

出生於越南的華裔，一九九一年定居臺北，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目前在大學兼課、從事中文筆譯，司法口譯，自由撰稿。曾獲二〇〇六年第八屆臺北文學獎散文首獎。曾擔任《四方報》越南文版編譯志工。

評審意見

陳蕙慧

作者的特殊身分（司法通譯，或此一設定），在以非虛構寫作形式處理臺灣移工議題時，得以更獨特的切面，即中立、節制的現場感，近距離地呈現執法單位與移工之間的對壘、移工自身的對應與心態。主述者本人的白描觀察，在平實中展現出了既緊張又具生活感的氛圍，使得我們能以更真實而非戲劇化的角度理解雇主、移工的心思與立場。

除了移工（尤其是女性）在面對違法黑工問題，及與雇主各種糾紛上的恐懼不安之外，作者同時也寫出了其中大部分女性移工隱藏的想法，點出這些女性移工寧可世界各地漂流，實則因為她們「至少換得了自由」，此一敘述在事件膠著、可能無解的背後，顯得格外強而有力。

若作者後續的案件書寫能稍添起伏，或案件性質更具有差異性，同時將自己個人生命體驗酌以添補，則更能激起深刻共鳴，將更令人期待。